

熬过

★ 传世经典 ★

长篇小说

③ (汹涌大结局)

(1949—1976)

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

翻开本书，逐一走过镇反(1950)、土改(1950)、合作化(1953)、大跃进(1958)、大炼钢铁(1958)、大锅饭(1958)、大旱灾(1959)、文革(1966)，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(1976)……
了解一个村庄里的国家缩影，几个人物身上的民族历史。

寒川子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熬过^③ (汹涌大结局)

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

翻开本书，逐一走过镇反（1950）、土改（1950）、合作化（1953）、大跃进（1958）、大炼钢铁（1958）、大锅饭（1958）、大旱灾（1959）、文革（1966），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（1976）……
了解一个村庄里的国家缩影，几个人物身上的民族历史

寒川子 著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熬过：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. 3 /

寒川子著. — 海口：海南出版社, 2015.3

ISBN 978-7-5443-5845-3

I. ①熬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2516号

熬过：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. 3

作 者 寒川子
责任编辑 卫淑霞 王振德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印刷装订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
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邮 编 570216
编辑电话 0898-66817036
网 址 <http://www.hncbs.cn>
开 本 680毫米 x 990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72千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3-5845-3
定 价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10-85866447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十三章 缺粮钱 /1

成家七拼八凑，东求西借，硬撑两个来月，到阴历三月底，真正断顿了。成刘氏将所有缸、罐扫清，只整出半碗杂面。成家兴急了，吆喝旺田、旺地将放红薯干的棚子拆下来，从棚缝里抖出小半袋红薯干，若是拌上野菜，还能维持三天。

三天以后呢？家兴不敢往下再想。

第十四章 妯娌俩 /45

由于没分家，成家两兄弟仍在一个锅里搅勺把。家兴两个大人五个孩子，一总儿七张口，个个都是吃精，能挣工分的只有家兴和旺田。家群一总儿三张口，两口子都能挣工分。这事儿原本没啥，但在黑妞生出女儿后，妯娌之间犯生涩，黑妞越想越觉得吃亏，渐生分家的心。

这天晚上，小夫妻一到里间，黑妞就向家群提说此事。

第十五章 青春血 /90

“小阁——”旺田的声音发颤了，轻轻握住她的手。

“旺田，你……搂住我！”荣阁将身子又是一扭，正面对他，软软的胸脯子紧贴旺田，身子颤抖着。

二人缠绵起来，也就忘了时间。当小梅一手拿药瓶、一手提水罐匆匆赶来时，二人互相抱着，搂得正紧。小梅远远看见，赶忙闪在一棵杨树后面，靠在树上，两行泪水顺香腮流下，就如不断线的珠子。

自这日起，小梅变了。

第十六章 人朦胧 /137

两个妞儿越哭越凶，家兴听得心里发揪，忽地站起来，走进东屋，咬牙钻进里间，对床上的两个妞儿视而不见，几步跨到摆在屋角的尿罐旁，打开上面的硬纸盖子，反身走到床边，伸手抓住两个妞儿，转身就朝尿罐里塞。英芝听出声音，睁眼一看，尖嗓子叫道：“成家兴——”

家兴打个惊怔，停住手，扭身看英芝。英芝明白过来，面色惨白，全身哆嗦，使出全身的力气跳下床，几步扑到家兴跟前，从他手里夺下哇哇哭叫的两个妞儿，回身刚走一步，身子一歪，晕倒在地。

第十七章 岗上柏 /187

“老少爷儿们，”风扬接过小鸭子递过来的话筒，一字一顿，句句结实，“想必你们都想知道，为啥我让大家冒着北风来到这里？还有马主任、李主任等公社领导为啥也会来？我这就告诉你们，今儿后晌，我要在这儿开个现场会，会议只四个字：移风易俗，再具体到两个字：平坟！”

第十八章 双龙爷 /242

这是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雨，连下七天七夜，时急时缓，几乎没有停歇……

水越涨越高，大多数房顶淹没了。房子倒塌了，房梁、柜子、箱子、桌子等物随水漂过来，几乎每个漂浮物上都趴着人。大杨树下的村人越聚越多，有两百多。树枝上爬得到处是人，攀不上去的老人和孩子紧紧扯住绳子头，等候大水的最后上涨。

第十三章 缺粮钱

斗争会后没多久，白云天回来了。

一到家里，白云天就要抱娃子。雪梅扯住他，将他从上到下审查个遍。白云天被她看得发毛，叫道：“咦，你是没见过咋哩？这是看啥哩？”蹦几下，伸伸胳膊，“看看看，一根汗毛都没少！”

“没挨打？”雪梅有点不相信，仍在细审。

“挨打？”白云天呵呵一笑，“他奶奶的，打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哩！咋哩？”

雪梅又审一阵，见他果是好端端的，长出一口气，伏在他肩头哭道：“你不回来，我真担心死了！”

“你担心啥？”

“担心那些当兵的打你！你是不知道，乔娃都让他们打昏过去，若不是风扬和韦光正说情，怕早没命哩！”

白云天急问：“乔娃他……人哩？”

“没啥事了。县里判他三年刑，这阵儿送北山劳改。他们咋审你哩？”

“谁敢审我？”白云天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，耸耸肩，“是韦光正、

孙志慧，还是他刘传德？哪个敢来，看我把他阉了！”

“那……他们咋待你哩？我打听了，说你是隔离审查！啥叫隔离审查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白云天搓搓手，抱起白杏，在她小脸上亲一口，“把我关在一间办公室里，不得与人说话，是隔离。给我两杆笔，一沓子纸，要我写检查，交代与大胡子的关系，是审查。我不写，光正急了，替我写，连熬两黑没合眼。光正写完，念给我听，我一边听，一边打呼噜。光正也不管，半闭眼念完，问我写得咋样，我睡得正迷糊，打个哈欠说，很深刻，很全面，很正确，很有力度。光正笑了，让我签字。我签了。又过两天，我回来了！”

“不干局长了？”

“狗屁局长！不是看在大胡子面上，就他们几个，拿八抬轿抬我也抬不去哩！”

“不干就中！”雪梅又出一口长气，“不瞒你说，你在城里待着，我一天到晚不放心！”

白云天嘻嘻一笑，凑上嘴去：“来，亲一口。这阵儿不见你，怪想哩！”

雪梅红了脸，推开他：“去去去，靠边站！”

白云天厚着脸皮，扳过雪梅硬亲一口，小声问道：“哎，我问你，咋不放心了？”

雪梅嗔道：“甭以为我是怕哪个狐狸精勾走你哩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为的这个！”白云天嘻嘻又是一笑，摸摸脸上的疤，“老婆大人放心，就凭这道疤，莫说是狐狸精，即使狼外婆来，也得开溜！”

雪梅啐道：“你……不正经！”

婉蓉足月，赶来接生的易姐儿抱起一个赤子。

“是娃子，还是妞儿？”婉蓉问道。

“是个妞儿！”易姐儿呵呵笑道，“小千金哩！”

婉蓉闭上眼，嘴角浮出笑。满月这天，婉蓉抱着妞儿，拉着老大若盼，赶到三疯子家。三疯子见到她娘仨，手舞足蹈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婉蓉关上房门，跪下来，吩咐若盼：“盼儿，跪下！”

若盼跪下。

“盼儿，这是你爷，给你爷磕头！”

若盼大睁两眼望着白发白须、一身脏兮兮的三疯子，迟疑半晌，硬着头皮磕下。

“叫爷！”

“爷——”若盼叫得很迟疑，像是从小鼻孔里哼出来的。

三疯子很开心，嘴里叽里咕噜，手舞足蹈，围绕她们娘仨转圈子。

“爹！”婉蓉连磕三个响头，两手托起怀中的妞儿，“这是你的小孙女，今儿满月，我抱来给你看，你起个名！”

三疯子伸出一双脏手，接过妞儿，抱着她继续转圈子，口中依旧叽里咕噜说个不停。乔娃不在，婉蓉听不懂，急了：“爹，小孙女候你起名哩！”

三疯子没有睬她，依旧抱着娃子跳舞。若盼怕他伤害妞儿，转头望着婉蓉，声音都发颤了：“妈，他……三疯子……妹妹……”

“胡叫啥哩？”婉蓉瞪他一眼，“他是你爷！叫爷！”

“爷——”若盼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

三疯子不再叽里咕噜，一边跳舞，一边说话：“盼盼盼，望望望……望望望，盼盼盼……”

三疯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两个字，一圈又一圈地跳舞。婉蓉闭眼听一会儿，陡然明白，朝三疯子磕头：“爹，儿媳听懂了，你为小孙女起的名儿叫若望，是不？”

三疯子没有回答，停住步子，抱着妞儿再次叽里咕噜。婉蓉注意到，三疯子白白的长胡子贴在妞儿的小嫩脸上，眼眶里盈满泪。

婉蓉站起来，从三疯子手中接过妞儿，对若盼道：“若盼，你妹妹有名字了，叫若望，你记住没？”

“记住了，妹妹叫若望。”

韦光正荣升，白云天又不配合，战红旗人民公社久久没人主政，一直由韦光正的副手齐志光兼着。志慧的位置渐渐坐稳后，论功行赏，将此位置交给他的得力干将马尚锋。

马尚锋原为县中老师，最先拉队伍跟志慧造反，是志慧的铁杆儿。志慧调他治理自己家乡，显然是器重他。

马尚锋一点儿也没辜负志慧，上任后连烧三把火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山窝里搞得风风火火。

第一把火是破除四旧。马尚锋连开几次教育大会，组织镇中红卫兵，将辖内所有寺庙，除白龙庙外，或扒或砸，尽皆毁了。第二把火是割资本主义尾巴，将人均三厘菜地悉数没收，归入生产队。第三把火是组织宣传队，深入群众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。

马尚锋的三把火烧过，谷地里红旗漫卷，红浪翻滚。镇中及各个小学纷纷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“毛选”发到家家户户，红语录人手一本，各户正堂张贴大幅毛主席画像，主席像上面，是马、恩、列、斯四个肖像，由左到右，挨排。接下来是普及秧歌舞，教唱革命歌曲，所有大队干部及在校师生必须背诵毛主席写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和《愚公移山》三篇文章，称作老三篇。不到半年，谷地里，几乎所有墙上都刷着标语，各村都有秧歌队，男女娃子都会背几句毛主席语录。马尚锋也迅速得到一个绰号——马上疯。女人吓唬娃子，由“狼来了”改为“马上疯来了！再哭，叫你背老三篇！”

这阵儿，四队基干民兵小鸭子得到风扬重用。

跟他爹老鸭子一样，小鸭子也是好吃懒做，不想下地干活儿。为逃避劳动，小鸭子干民兵尤其积极。前一阵子，他动手打乔娃，风扬有点讨厌他，但后来乔娃反踹他一脚，风扬又有点同情他了。至少说，小鸭子是为公事挨踹的。这种人，处事讨人嫌，易坏事，可大队里不能少。想到大跃进砍树收铁那阵儿，风扬真还得出一个结论：好人得有人做，恶人也得有人做！

乔娃那一脚踹得极重。天旗诊过脉，说是伤到肾了，要休养。小鸭

子连吃六剂草药，卧床两个多月，伤情才算轻些。风扬算他工伤，交代青龙照旧记工。伤好后，风扬提拔小鸭子到大队部打杂，发通知，召人等，照旧由生产队记工。

小鸭子从心底里恨死乔娃，寻思如何出这口气。乔娃劳改了，小鸭子想到三疯子，可思前想后，最终还是打消这一念头。一则三疯子疯了，没啥整头，二则整个疯子不解恨。

一日后晌，小鸭子从大队部回来，走到四棵杨下，远远看到婉蓉从三疯子家出来，一手抱着若望，一手扯着若盼，两只贼眼为之一亮……

乔娃不在，婉蓉的日子艰难起来。

傻祥虽然学会干活儿，却也只会出死力，且得有人带着他干。傻祥不服管，没人能带他，青龙只好自己带。傻祥有力气，做的是重活儿和累活儿，青龙为求公道，将他的工分调整到九分，高于妇女，低于壮劳力。生下若望后，崔家多出一口子吃饭，只有傻祥干活儿，工分就不够了。

这天早上，婉蓉收拾完锅灶，听到钟响，赶傻祥上工后，思忖一时，将两个娃子领到成家，托给成刘氏照看，自己匆匆走到钟下，听从派活儿。

是三伏天，麦子早收了，三夏也忙完了。活儿不多，青龙安排女人们去红薯田翻秧子，男人到玉米地挖排水沟。

派完活儿，男女社员纷纷走向田里。青龙守在钟下，见没人来，这才拿上铁锹，跟在众人后面。没走几步，小鸭子气喘吁吁地追上，老远喊道：“老青龙，等等！”

“咦！”青龙顿住步子，瞄他一眼，“小鸭子，你不到大队部里坐机关，跑这儿干啥？”

“求你派个活儿！”

“求我派活儿？”青龙打个怔，“嗨，真是日怪，今儿这老爷儿是打西边出来哩！小鸭子，你说说，咋会不去大队部，反来下地干活儿哩？”

“嘻嘻，”小鸭子笑道，“大队部里太闲，手心痒了，想来磨磨茧子！”

“中，你小子能有这志气，我成全。回去拿张锹，跟我挖排水沟去！”

小鸭子嘻嘻又是一笑：“没锹了，能不能派个别的活儿？”

“没锹？”青龙瞥他一眼，“你小子是怕下力！女人们去北坡红薯地翻秧，你想去，就跟在后头闻臊气吧！”

“中中中，这活儿中！”小鸭子连应几声，嘻嘻笑着，溜烟儿跑了。

小鸭子跑到北坡，见进才带领二十多个女人和几个年纪稍大的老头子溜儿排在地头，各占两垄，已经翻起来。婉蓉来得晚，排在最边上。小鸭子喜上心头，挨在她身边，也占两垄。

所谓翻红薯秧，就是将四处乱爬的红薯秧子梳理一遍，不让它们四处乱爬，使养分输送主根下面的红薯，同时兼顾除草。翻断的秧子更能派用场，叶子可以下锅当菜吃，秧、梗及杂草可以喂猪。因有诸般好处，一到翻秧子时节，队里能干活儿的女人几乎全来了。

女人们一多，田里就热闹。大家一边干活儿，一边东家长，西家短，七嘴八舌说个不停，往往是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，活儿没出多少，翻断的秧子一大堆，收工时大家腋下无不挟上一捆，喜滋滋地各回各家。

从这日开始，一连几天，小鸭子都去翻秧子，每次都要挨住婉蓉，一边干活儿，一边扯东攀西，嬉皮涎脸地说荤话，没个正经，有时甚至动手动脚的。刚开始，婉蓉没往别处想，后来意识到什么，有意躲他。小鸭子却是铁下心，就如椿树上的胶水，一旦粘上，想甩都甩不掉。

连干三天，四队的红薯地只剩南岗最后一小块没翻，有七八亩。小鸭子再次磨蹭到婉蓉身边，跟她紧挨一起。婉蓉刚坐完月子，身体尚未完全恢复，这又连续劳累几日，有些吃不消，没过多久就与其他女人拉开一段距离。

机会来了。小鸭子放慢手脚，紧挨住她。婉蓉翻，他也翻。婉蓉

住手，他也住手。他住手时，就用两眼色迷迷地盯住婉蓉的奶子。婉蓉的奶水多，奶子显得比平常大，加之干了小半天活儿，若望又没吃，有点胀疼。婉蓉原想撩开衣服挤掉一点，小鸭子却一直缠在身边。婉蓉咬牙坚持一阵儿，两只奶子胀得受不住，起身后退十来步，蹲下来，背对他，撩开衣服，掏出奶子挤。

婉蓉正挤时，小鸭子轻手轻脚走过来。待婉蓉察觉，人已到身后了。婉蓉放下衣襟，脸色涨红，冲他骂道：“你不翻秧子，过来干啥？”

“嘻嘻嘻，”小鸭子嬉皮笑脸，搓着手，“小嫂子，我想看看你在干啥？”

“小鸭子，你……你要脸不要？”婉蓉气结。

“小嫂子，藏个啥哩？我都看见了，是挤奶子哩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婉蓉全身哆嗦。

“你看看，奶水挤掉，洒在红薯叶上，可惜了。小嫂子，我跟你商个量。与其白白挤掉，不如让我吃掉。反正这阵儿没外人，谁也看不见。你撩开衣裳，我慢慢吃，中不？”

婉蓉又急又气，破口骂道：“回去吃你妈的奶去！”

“我说小嫂子，”小鸭子非但没生气，反倒嘿嘿一笑，“咱好说好商量，你生恁大气干啥？”

“滚，滚滚滚！”婉蓉忽地起身，走到自己的两垄红薯秧前，快速动手翻秧。

“小嫂子，都在干活儿，叫我滚哪儿？”小鸭子紧赶过来。

“想滚哪儿你就滚哪儿，甭来缠我！”

“小嫂子，”小鸭子又凑上来，“说恁难听干啥？我咋缠你哩？你翻你的秧子，我翻我的秧子，都是挣工分，我一没招你，二没骚你，咋就缠你哩？”

“你……你没缠我，为啥老是挨住我？”

“我还要问你哩！你为啥老是挨住我？再说，即使挨住你了，又咋哩？小嫂子身上味道好闻，我边干活儿，边闻你身上的味，心里美哩！”

婉蓉又骂起来：“回家挨你妈去，闻你妈的味去！”

“唉，小嫂子，”小鸭子涎着脸皮，“你看，我这人真是没治了，让你骂着也舒坦！你骂吧，我心里正痒哩，你越骂得凶，越是中听，我的心里就越美！”

婉蓉见他如此赖皮，无计可施了。想到乔娃不在家，傻祥等于活死人，遇到啥事儿，她只能自己扛着，婉蓉不由伤心，低下头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

“小嫂子，”小鸭子听她哭一阵子，接着说道，“你哭得真好听！嚶嚶啾啾，就跟叫床似的！”

婉蓉见他越说越难听，气得浑身打战，两个肩膀不停抖动，哭得越发伤心。

“小嫂子，”小鸭子不急不缓，“哭个啥哩？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咋就当真理？小嫂子，实话跟你说，我打心眼里欢喜你哩。我知道你心气儿高，看不上二尿祥。二尿祥是个二尿，你跟着他是受活罪。小嫂子，你甭脸红，我早知道你不是正经人，村里谁都知道你跟乔娃闹相好，你那俩崽子全是野种！小嫂子，我是民兵，专逮你这种不正经人。要是惹恼我了，哪天让我逮个现行，你的脸面没地方搁不说，乔娃的罪名更大哩。别的不说，单是勾引贫下中农老婆这一条，就够他受哩！闹得好，他得再蹲三年五年班房，闹得不好，恐怕得像他爷一样挨枪崩！小嫂子，你甭不信，这事儿是真的！话再说回来，乔娃有啥好？成分是地主，标准黑五类，永世不得翻身，挨打挨斗不说，还得去劳改！谁知你偏死心眼，放着好人不寻，偏要找他做相好！你看看我，有模有样，身体强壮，成分是贫农，又是大队基干民兵，这阵儿正得支书重用，在大队部跑差事，不用下地干活儿，队里照样记工分……”

“小鸭子！”婉蓉见他口口不离乔娃，脸色一红，止住哭，咬牙道，“我警告你，甭以为我是娘儿们，好欺负！打今儿起，你若是再缠我，我就告诉祥子，让他把你照死里打。他是二尿，打人没轻重，打死也是白打死，不犯国法！”

“哈哈，”小鸭子狂笑，“我说小嫂子呀，你真是头发长，见

识短！我是干啥哩，你咋能拿个二尿吓唬我？不是吹的，就他那个二尿样，只用三言两语，我保证让他干啥，他得干啥！小嫂子，我还是奉劝你，即使乔娃好，个头大，劲道足，能解你的浪瘾，可远水不解近渴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咋能守得住这份活寡？要是不嫌弃，打今儿黑地起，我就跟你做相好。你先试试看，我保证不比那个大个头差。再说，我至今仍是童子身，要是个女娃子，就是黄花闺女，滋味美哩。你哩，早是烂破鞋了，跟我相好，不会辱没你！小嫂子，若是遂下我的愿，我保证你要啥有啥，即使想摘天上的月亮，我也能设个法儿摘来。小嫂子，甬看我懒，甬看我家缺这少那，那是我不正干。俗话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要是你肯和我闹相好，我保证做个劳动模范，让你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叫全大队人另眼相……”

小鸭子越说越不顾及面皮，越说越下流。婉蓉脸色乌青，忽地站起，两手捂住脸，顺垅往回奔去。小鸭子呆呆地望着她的后背，气呼呼地指她骂道：“烂破鞋，甬不识相！我日你，是给你脸！你不要脸，看我哪天收拾你！”

婉蓉“哇”地大哭，扭着屁股朝家里狂奔。

打这日起，婉蓉没再上工，早晚见到小鸭子，也是扭头就走。小鸭子恼羞成怒，寻思几天，想出一个毒主意。一天收工时，小鸭子拦住傻祥，将他拉到玉米地里，对他又是比画，又是解说，见傻祥仍旧不开窍，伸手摸进他的裆里，掏出他的那件物什，没几下就整得硬挺挺的，像只铁钉。

“二尿祥，”小鸭子一边抚弄，一边比画，“你记牢，黑地里，一到床上，你就爬到你婆娘身上，脱掉她裤子，将这物什儿插进去，美死你哩！啧啧啧，真是傻人有傻福，瞧你这德性，偏能日上这种浪女人！”话音落处，在傻祥棒头猛弹一指头，不想用力太重，傻祥疼得龇牙咧嘴，两手紧紧捂在裆里，哇哇直叫。

小鸭子大笑几声，撒丫子就跑。傻祥疼过一阵儿，回身揍他，早不见了人了。

双牛一死，婉蓉就将傻祥赶到东间他爹的土铺上，自己仍睡大床。起初，傻祥不习惯，像个孩子似的跟她闹。婉蓉睡下，往往是没睡安稳，傻祥就会磨蹭过来，悄悄躺在她身边，不一会儿就打起呼噜。婉蓉听到呼噜声，晓得是傻祥，只好狠下心，再次将他赶走。如是几次，傻祥见婉蓉铁心了，只好作罢。

吃罢结婚酒，傻祥仍旧睡在双牛的土铺上。婉蓉让人在西间做道木门，一到晚上，就从里面闩死，安心睡觉。傻祥渐也习惯一个人睡，不再过来缠她。再后来，婉蓉生下若盼、若望，整个西间也就成她母子三人的了。

俗话说，食、色，人之性也。性是天生的，就跟吃奶一样。傻祥万事皆傻，但经小鸭子手指头一弹，偏就开窍了。

要在平常，吃过晚饭，傻祥总是倒下就睡。在小鸭子弹完指头的这天夜里，傻祥辗转反侧，许久也未睡去。快到小半夜时，傻祥陡然从裤头里摸出那件物什儿，学小鸭子的样子抚弄几下，越抚弄越是畅美。傻祥抚弄一会儿，似是想起小鸭子的话，眼前浮出婉蓉，摸索着起床，赶到西间。

时值盛夏，天气闷热。婉蓉闩好院门和房门，角门却敞着，一则她对傻祥没再设防，二则图个凉快。傻祥没费啥劲儿，直摸进来。

若盼、若望早已睡去，婉蓉也是迷迷糊糊。天气热，她只穿条裤头。朦胧中，她觉得有人摸她，扯她短裤。刚开始，她以为是若盼或若望，没在意，后来觉得不对，睁眼一看，傻祥站在面前，一丝不挂，两腿间的物件儿硬邦邦地挺在前面，两只大手粗野地扯她裤头。

婉蓉本能地惊叫一声，翻身爬起，缩在床头。傻祥一把扯住她的胳膊，使劲一拉，扯入怀中。傻祥一只手抱住她，另一只手继续扯她裤头。婉蓉急了，拼命护住。傻祥干脆将婉蓉放在床上，两手扯住，用力一撕，小裤头被他撕成两半。傻祥伸开两手，将她牢牢抱住，婉蓉用力打他，咬他，傻祥只不松手。婉蓉害怕吵醒两个孩子，哭叫这一法宝不好再用，只得无声地与他搏斗。

二人扭打一会儿，婉蓉没劲了，渐渐松开手，哑起嗓子，指着东

间：“哥，你放开，我跟你到铺上去！”

傻祥没放开，但听明白了，将她抱起来，走向东间，放在土铺上。婉蓉静静地躺着，两行泪水无声地落下，小声呢喃：“乔哥，我……我……对不住你了！”

傻祥急不可待地爬上她的身子。

婉蓉没再反抗。婉蓉明白，一旦傻祥悟开人道，所有反抗都是白搭。再说，她也有愧疚的地方。不究咋说，她在名义上是傻祥的婆娘，于情于理，她也应该给他。常言说，嫁鸡随鸡，既然这是命里注定，她就得认命。之前傻祥不懂，她乐个清静。这阵儿他懂了，乔娃又不在身边，更有小鸭子不怀好意，她一个弱女子又能如何？

傻祥在婉蓉的瘦小身子上乱撞乱顶，婉蓉让他折腾得难过，身上的巨大重量更让她无法喘气，只好伸手引导，助他完成了人生的征服。

不想傻祥尝到甜头，再也不肯撒手，天天纠缠婉蓉。傻祥不懂怜香惜玉，动作粗野，蛮力十足，整得婉蓉苦不堪言。更要命的是，傻祥不知廉耻，发起情来像头公驴，一旦想干那事，从不讲究时间地点。婉蓉稍有不从，他就又喊又叫，拳脚相向。婉蓉羞愤难当，却是无可奈何，真正是有苦无处诉，和泪肚里流。

这一年春旱秋涝，收成不好，比往年净减三分之一。上级要的公粮却没少一斤，只将提留削减三成。

年关又到了。这是旺田辞学后的第三个年关，尽管旺田使足劲，没有落下一天工，成家依旧缺工分。年前算账，成家父子满打满算净挣四千一百五十工分，人均五百十八分，离生产队人均八百三十分差三百一十二分。分配实行的是人六分四，即人占六成，工分占四成。年底决算，成家工分少，人头粮多，人均工值不够，往年规矩是按工值（每个工分一分钱）折算成钱，补偿给工分结余的人家。这部分钱叫缺粮钱，欠钱的叫缺粮户，得钱的叫余粮户。

腊月二十八晚上，吃晚饭时，青龙挨家挨户吆喝四队社员去牛屋里开会分红。

家兴喂完牛，回到家里，刚端起饭碗，旺地拿着空碗回来，叫道：“爹，青龙刚才来过了，吃罢饭开会，说是分红！”

“知道了！”家兴应一声，朝嘴里又划拉两口，“你哥哩？”

“端上碗串西院山娃家去了。山娃去镇上置年货，买回来半个猪头，惹眼哩！”

“叫他回来！”

旺地走到西院，喊回旺田。家兴看他两眼，小声问道：“旺田，你吃过没？”

“吃过了。爹，啥事儿？”

“待会儿，你去趟庙里，看看你老师！”

旺田一惊，转向旺地：“旺地，姚老师咋哩？”

旺地摇头：“没听说他咋哩。”

“爹，”旺田松一口气，问家兴，“我去看哪个老师？”

“哪个老师都中，还有张校长，对，你得去看看他，顺便代我问候他一声！”

“爹，只是看看他，没别的事吗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爹，”旺田想了想，“我计划好了，初一去看，顺便给老师们拜年。方才青龙来通知，说是待会儿去牛屋开会，我得去！”

“胡说！”家兴脸一虎，“让你去看，你就去看，犟啥嘴哩！”

“爹，”旺地接道，“让我哥开会去吧，我去庙里！”

“开个啥会？”家兴的脸依旧黑沉，“你跟你哥一道去！”

“中！”旺地应道，“我再盛半碗饭，喝完就走！”

家兴点点头，匆匆将碗中稀饭划拉完，放回灶间，勾起头，匆匆走出去。家兴走到沟边，踏过小木桥，连拐几个弯，走到一家院落。院门开着，家兴在门口立一会儿，咬咬牙，走到院里，轻轻咳嗽两声，叫道：“刘师傅，在家不？”

是老慢阴的家，屋子里亮着灯。

老慢阴姓刘，打小出去当学徒，学成玉匠，解放那年回来，喜欢